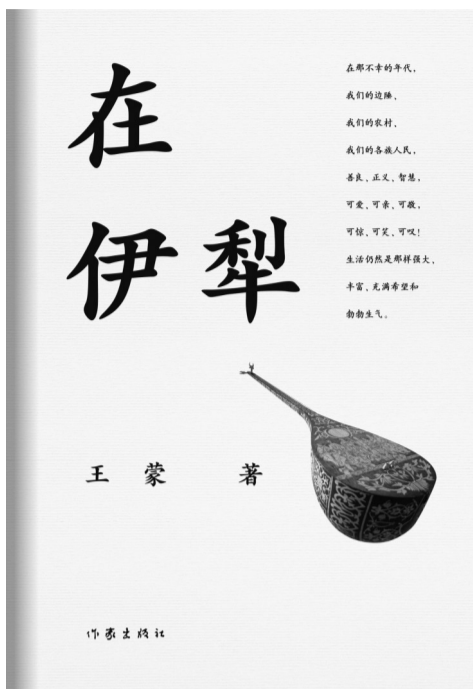


王蒙:重访巴彦岱



《在伊犁》
王蒙 著
作家出版社

我又来到了这块土地上。这块我生活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安慰,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上。

高高的青杨树啊,你就是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时候栽下的小树苗吗?那时候你幼小、歪斜,长着孤零零的几片叶子,牛羊驴马,大车高轮,时时在威胁着你的生存。你今天已经是参天了,你们一个紧靠着一个,从高处俯瞰着道路和田地,俯瞰着保护过你们、哺育过你们、至今仍在辛勤地管理着你们的矮小的人们。你知道谁是当年那老年的护林员吗?你知道谁将是你们精明强悍的新主人?你可知道今天夜晚,有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人万里迢迢回到你的身边,向你问好,与你谈心?

赫里其汗老妈妈,今夜您可飘然来到这里,在这高高的青杨树边逡巡?您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去世的,那时候我正住在北京一个嘈杂的小招待所里奋笔疾书,倾吐我重新拿起笔来的欢欣,我不知道您病故的凶讯。原谅我,阿帕,我没有能送您,没有能参加您的葬礼,您的乃孜尔。那六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喝着您亲手做的奶茶。茶水在搪瓷壶里沸腾,您坐在灶前与我笑语。茶水兑在了搪瓷锅里,您抓起一把盐放在一个整葫芦所做的瓢里,把瓢伸在锅里一转悠,把一碗加工过的浓缩的牛奶和奶皮子倒到锅里,然后用葫芦瓢舀出一点茶水把牛奶碗一涮,最后再在锅里一搅。您的奶茶做好了,第一碗总是端到我的面前,有时候您还会用生硬的汉语说:“老王,泡!”我便兴致勃勃地把大饅或者小饅,把带着金黄的南瓜丝的包谷饅掰成小小的碎块,泡在奶茶里。最初,我不太习惯这种我以为是幼儿园里所采用的碎碎食物泡着吃的方法,是您慢慢地把我教会。看到我吃得很地道,而且从来不浪费一粒饅渣儿的时候,您是多么满意地笑起来了啊!如今,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呢。可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呢?青杨树叶的喧哗声啊,让我细细地听一听,那里面就没有阿帕呼唤她的“老王”的声音吗?

笔直的道路和水渠,整齐的、成块的新居民点,有条有理,方便漂亮。六十年代中期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五好”要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如今在巴彦岱不是已经实现了吗?根据规划建设的要求,我和阿帕都热合曼老爹、赫里其汗老妈妈住过的小小的土房子已经拆掉了,现在是居民区的一条通道。当年,我曾住在他们一间放东西的不到六平方米大的小库房里,墙上挂着一个面罗、九把扫帚和一张没有鞣过的小牛皮。最初我来到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陪伴我的只有梁上的两只燕子。我亲眼看见燕子做窝、孵卵和后来它们怎样勤快地哺育着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燕子。在小燕子学会飞翔的时候,我也已经向维吾尔农民的男、女、老、少学了不少维吾尔语了。我们愈来愈熟悉、亲热了。同时,按照你们古老而优美的说法,你们从燕子在我住下的小屋里筑巢这一点上,判定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你们建议我搬到正屋里,和你们住在一起,我欣然接受了。从此,我们一起相聚许多年,我们的情感胜过

了亲生父子。亲爱的燕子们哪,你们的后代可都平安?你们的子孙可仍在伊犁河谷的心地善良的农民家里筑巢繁衍?当曙色怡人的时候,你们可到这青杨树上款款飞翔?

……
慢慢地青杨掩映的乡村大路上前行吧,每一株树,每一个院落,每一扇木门,每一缕从饅坑里冒出来的柴烟,每一声狗叫和鸡鸣都会唤起我无限的怀念。清清的小渠啊,多少次我到你这里挑水?阿帕是贫寒的,她的水桶一个大一个小,她的扁担歪歪扭扭,严格说来那根本不能叫扁担,因为它一点也不扁,而是一根拧了麻花的细棍子。那东西压在肩膀上,才叫闹鬼呢,它好像随时要翻滚,要摆脱你的手心……就是这样,我用它挑了多少水啊。而当枯水季节,或者当小渠被不讲道德的个别户污染了的时候,我就要沿着水渠向北走上三百多米,从另一处渠头挑水了。给房东大娘把水挑满,这也是党的传统、党的教育、党的胜利的源泉啊,我能够忘记吗?即使我住在冷热水龙头就在手边的地方,我能忘记这用扁担挑着大小水桶走在巴彦岱的田野上的日子吗?

……
巴彦岱的农民弟兄们,你们终于安定了,轻松了,明显地富裕起来了。曾是穷苦的光棍儿、孤儿出身的阿帕都克里木啊,你现在也有三间正房,上万元的存款,自行车、手表、驴车,并且饲养着牛、鹿、驴了。你包了十一亩菜地,和你精明的妻子一起种植管理。当年多少次我曾经睡在你的独间土房里,睡在你那个只有架子、没有床板、用向日葵秆支持着我的身躯的歪歪扭扭的床上,共同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和期望啊!今天,我又睡到你这间房子里来了,你用伊犁大曲、爆牛肉、炒鸡蛋和煮饺子来招待我……

中秋刚过,明月出天山,天山上的月亮才是最亮,最无尘埃的啊!但愿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心像天山上的明月一样光亮饱满。月光下的新居民点、房屋和庭园,属于社员个人的房前屋后的树木,堆积着的饲草饲料,还有不时发出哞哞声的牛吼马嘶,显示出多少希望!过去大队干部为购买一辆货运卡车绞尽了脑汁,现在,大队已经拥有两辆这样的汽车了。过去收割的时候靠马拉机具和人工,现在主要靠康拜因了。过去轧场的时候靠马拉石碾子,现在主要靠手扶拖拉机了。过去粮食加工靠水磨,现在在拥有更大水磨的同时,电磨已经占据重要的位置了。过去送信时骑马,现在邮递员都备有崭新的挎斗摩托车了。过去谁家里有个半导体收音机就会引起轰动,现在,一些社员的家里已经有了收录两用机,有了沙发、大衣柜、五斗橱和捷克式写字台,还有的社员已经提前买下了电视机了。不管有过多少挫折和失望,我们生活的洪流正像伊犁河水一样滚滚向前!

我又来了。我又来到了这块美好的、边远的、亲切的和热气腾腾的土地上。愿已经与世长辞的赫里其汗妈妈、斯拉穆老爹、阿吉老爹、穆萨子大哥们安息!愿年老的阿帕都热合曼老爹、马穆提和泰外阔老爹们在公社的照料下安度晚年。愿还在工作岗位上的阿西穆、金国柱同志们实现自己的抱负,做出成绩!愿当年的小孩子、现在的青年人能过上远胜于上一代的更加富裕更加文明的生活!巴彦岱的一切,永远装在我的心里。

是的,我没有忘记巴彦岱,而巴彦岱的乡亲们也没有忘记我,当依斯麻儿见到我的时候,他不是立刻提醒我,当年,是我给他写的结婚请帖,我帮他上的房泥,而我也立刻回忆起,那时他的夏日茶棚不是在南面而是在北面,他曾经有过一头硕大的黄毛奶牛。当那时的小姑娘、现在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塔西姑丽见到我的时候,不是立刻问候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吗?当吐尔迪、穆成昌……许多人见到我的时候,不是还询问我的那辆因破烂而在巴彦岱有名的自行车和黄棉衣的下落吗?他们不是绘声绘色地回忆起我在哪块地上锄草、在哪块地上收割,怎样撒粪、怎样装车吗?无怪乎曾经担任大队会计、现在担任公社财会辅导员的小阿帕都热合曼库尔班对我说:“我不知道王蒙哥是不是一位作家,我只知道你是巴彦岱的一个农民。”没有比这更好的褒奖了!好好地回忆一下那青春的年华、沉重的考验、农民的情谊、父老的教诲、辛勤的汗水和养育我的天山脚下伊犁河谷的土地吧!有生之日,一息尚存,我不能辜负你们,我不能背叛你们,不管前面还有什么样的胜利或者失败的考验,我的心是踏实的。我将带着逝者坟墓上青草的气息,杨树林挺拔的身影与多情的絮语,汽车喇叭、马脖子上的铜铃、拖拉机发动机的混合音响,带着对于维吾尔老者的银须、姑娘的耳环、葡萄架下的红毡的美好记忆,带着相逢时欣喜与慨叹交织的泪花、分手时真诚的祝愿与“下次再来”的保证,带着巴彦岱人的感情、慰勉和告诫,带着这知我爱我的巴彦岱的一切影形声气,这巴彦岱的心离去,不论走到天涯海角……

国学之道(27)之思想观念

孟子将不以人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决定的这种存在叫作“天”“命”。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没有人故意去做,但却做到了,这就叫作天意。没有人刻意去要,但却发生了,这就叫作命运。总之,天也好,命也好,天命也好,其共同所要表达的都不是人力所能决定或左右的存在。“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万章上》),此之谓也。可见,将这种存在称为“天命”“天意”“命运”是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和性质的。实际上它们乃是用来表征“天道”“天理”的概念。

以上我们已提到过,儒家是将文化、道义、使命、民意、生死、际遇视为是一种有着客观必然性的存在。除此之外,作为儒家的另一位大家荀子更是在自然界规律的意义上建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命”“天行”“天职”等概念。这集中体现在《荀子-天论》中这样几句名言之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之恶寒也,地不为之恶辽远而辍广”,“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会因为有好人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有坏人就灭亡。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辽远就废止辽阔。没有人去做就能够成为那样,没有人去追求就能够得到那样,这叫作天的职能。

儒家还认为一种存在是天赋予的,即作为人之心性 and 生命是天赋予的,“天命之谓性”(《中庸》),此之谓也。天给人的这种属性和能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或左右的存在。而且这种天命之性又在动态中体现着它的不可更改性。所以,“天命”是有“天时”的意思。“天”给了人以不同的样态和容貌、体能,这就叫作“天时”式的“天命”也。而能正视这种叫作“天命”“天时”所给人之“性”带来的不同变化,就叫作“率性”者也。由此可见,所谓“率性”就是安顺着时间岁月所赋予人的不同的属性(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而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生理、心理、心灵的异质性恰又构成了“此人的丰富的‘道’的世界”。“率性之谓道”(《中庸》),此之谓也。可见,“道”就用来形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命”所赋予人的那些不同样态、能态、量态也。安然以处之这些时间不同所带给人的种种变化。不要将不同时间之态做什么分别和对立的理解,更不可以诉诸世俗的、阶级的、历史的、某集团利益的、某部分人的爱好审美情趣以及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而设立的价值标准去对待处理“天时”所给的样态和属性。

无论对于必然之天意义上的“天”“命”“天命”代表的是哪一种情况,那都存在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对此儒家提出知之、顺之、畏之、制之、俟之。首先要知之。孔子认为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认为不懂得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此之谓也。其次要畏之。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畏天命被看作君子品行。

如果说知命和畏命是属于“听天命”的态度问题的话,那么顺受天命、等待天命、制用天命就属于“听天命”的方式问题了。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在无一不是命运的面前,理应要顺应接受,这样就会带来正面和吉顺的结果。所以知晓命运的人不会站在危墙之下。要等待天命。《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有德有才的君子应居于平易无险之境,素位而行,安静以待天命,以待天时,以待时机。荀子认为掌握利用天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此之谓也。可见,在所有“听天命”的方式中,都包含着一种尽人事的主观态度。要向着好的方向和结果去努力。

对于自然规律,自然赋予要率之,而不要背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率性之谓道”(《中庸》),此之谓也。对于道之流行,历史趋势,民心所向要顺之,而不要逆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之谓也。这是在讲“尽人事”;至于能否获得,要看、要听天命的。这是在讲“听天命”。对此孟子认为,“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追求就会得到,放弃就会失去,这说明追求有益于获得,因为追求于自己的努力,按一定的方法去追求,而能否得到却要命。可见,命运之天的天命论是同时包含“尽人事”与“听天命”双重道理和精神的,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天人关系的实质仍是天人相关的。

内容简介

1965年,王蒙来到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族语言,爱上奶茶泡饅……这六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1983年至1984年间的《在伊犁》系列作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在这部作品中,王蒙有意回避了职业的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让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野心勃勃的依斯麻尔、智慧老者穆敏老爹、热烈淳朴的爱弥拉姑娘等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视角别致,意蕴丰富,成为其作品中一个独特而精湛的存在。

作者简介

王蒙

1934年出生于北京,1953年开始写《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巨大反响。1963年到新疆,曾任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副大队长。2019年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出版五十卷文集。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66)